



處處留心都是道

大肚·歸仁

何春晴

引言



從來古德對道都有不同方式的闡述，老子以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示道之微妙、莊子以「在螻蟻、在稊稗」喻道之入微，孔子則以「一以貫之」擬道之體用。而今我們修道弟子，更應悟道之顯微，在行住坐臥中處處留心以啟心性。

寶島台灣，特蒙上天垂慈，處處溫馨道味盎然；後學謹舉數處地名，輯片段心得，與前賢共學共勉：

大肚



大肚溪位於規劃工整的台中港南端，由西北的龍井、伸港，蜿蜒到東南的霧峰、草屯，也藉此劃開了台中、彰化、南投縣界。大肚鄉位台中縣西南方，緊臨出海口的龍井；原係北社原住民居住地，清康熙四十年許，漳州居民方渡海前來開墾。此地由多處地名有趣的小城鎮歸編而成，如：荷蘭人經營的土地「王田」、鑿井取水的水源頭「井仔頭」、大度社下方的「社腳」、上



方的「山仔頂」：

大肚人戲稱，此地人不因大肚而肚大；然亦提醒家鄉子弟，與人相處，當肚大無礙。

「大肚能容了卻人間多少事，滿腔歡喜笑開天下古今愁。」老祖師示現的布袋和尚，有首我們熟悉的偈語：「我有一布袋，虛空無罣礙；打開遍十方，入時觀自在。我有三寶堂，？空無色相；不高亦不低，無遮亦無障。：」旨在警醒吾等弟子們，既得永不退轉之無上大道，何來煩惱困鎖玄關？

「屋寬不如心寬」，老前人曾啟示我們：「心情不佳時，看看天吧！」（觀天之道「大」，執天之行「公」）。切莫因外境外物之牽絆而有所染著，以致無明現前、復淪退轉；此正與莊子的「無待」旨意相同。同修們或有以年齡、家境、健康、能力：等為由，對學修道裹足不前或有所等待。「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

憂。」設若此般外在因素皆能如人意時，又需待何年？而若能肚大，則任何逆境皆能因心通而處順。

六祖云：「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」回想得道那一剎那，我們何嘗不也是通體清明地無心而通天嗎？這除了要感恩師尊師母之頂保外，我們的十愿愿力廣大，亦令吾等除卻萬緣，而一心通天。「心量廣大遍周法界，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……：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。」《壇經》故若能肚（心）量廣大，即能般若示現，即能心體無滯。

師尊云：「一念懺悔心，百萬劫業空。」誠心懺悔雖可因上蒼之慈憫而化解冤欠，然捫心自問，我們是否擔得起如此般的「取聖慈德，補凡愚罪」？何不放开胸懷肚量，於事前謹言慎行、理事圓融地免與惡業結緣？就如同不慎沾污的白襯衫，或可以各種藥劑除垢，然仍不若原先的雪

白；有時花了甚多人力物力，亦無法回復原先之潔淨。

前人常舉杯子為例，以其肚大能容而有器之用，以喻虛懷若谷方能納百川。「虚心竹有朝天葉，傲骨梅無仰面花」，修道人向道當有冲天之志，然肚大以習若水之不爭，並非鄉愿似的容忍；孔子的「未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《論語子路》正是修道人當明辨是非，有所為有所不為之啟示，而此亦為「大肚」之要義。

歸仁



歸仁是台南縣最南端之鄉鎮，位於嘉南平原東南，二仁溪流域；東與關廟為鄰，西接仁德，北連永康、新化，南望高雄路竹、阿蓮。明末鄭氏經台時，此地即開始漢化；早期的「土角厝」漸由紅瓦屋頂取代，此為歸仁昔稱「紅瓦厝」之由來。鄭氏

於當時之西保里建書院教導子弟，因此湧入一些人才；鑑此西保里乃改名歸仁里，以取「天下歸仁焉」之義。

歸仁特產「粉面釋迦」，以其外表潔淨無斑點聞名；而捨人工化學肥料，改取有機自然栽培為其致勝之因。歸仁果農從不忘老祖先的叮嚀：「行事以仁（良心）為本」。

與「大肚」不為外境牽擾，「存其心養其性」相較；「歸仁」則有更進一步地，化導外境「推己及人、兼善天下」之意。回顧求道時，我們因立愿（發菩提心）而「成就四法」，乃能蒙佛授記（法華經）。此發「救渡一切眾生之心」，即是「眾生無邊誓願渡」、「化娑婆世界為蓮花邦」、企盼「天下歸仁」之宏誓大愿。

子曰：「克己復禮，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《論語顏淵》雖指出：若能夠遠離私慾、復明本性、行止合禮，即

仁之表現；而一旦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則天下人都會以「仁者」尊之。然「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」《大學》所謂「仁者」，若又能審度衡量、推此及彼，將心比心、悲天憫人，令天下人皆能同臻「仁者」之境地，此方為廣釋「仁者」一歸仁」之真意。

「愛，是一切生命共同的語言，唯有愛一切生命，跳出狹隘的自我空間，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。」一群善心人士，同倡佛陀的「離苦得樂」慈懷，非僅人類獨享之特權。就如同彌勒祖師慈示的「名殊體不殊」一般，動物亦是眾生，亦有喜怒哀樂的有情世界；而珍惜生命，同樣應珍惜有情「眾生」。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」、「夫食肉者，斷大悲種，與成佛了不相應。」正是聖人、佛、菩薩行仁的啟示。

「福音勤播，天下歸仁；世界大同，神旨永遵。」母校校歌在天主教興學的校園內迴旋。我雖未因耳濡目染而接受洗禮，但卻也體悟到那種慈昭天下的「共榮」——亦即上天的福音都能照顧到每一位子民，大家都洗心滌慮，同沾天主榮耀。

後記



春末的北台灣，突然來了陣及時雨；引頸渴盼的路樹，終又在雨中搖枝輕舞。有人棲身屋簷下，望著天空皺眉；也有人索性漫步雨中，在這燠熱的季節一享涼意。拍拍衣服上的雨珠走進講堂，班長迎面而來說：「來了一陣雨，少了一些（參班的）人。」望著黑板上熟悉的講題「處處留心都是道」，我習慣地咧嘴笑笑——沒有「大肚」（忘塵），哪來「歸仁」（淨塵）。